



紅樓夢批語偏全

〔美〕浦安迪 編釋

北京大學出版社

紅樓夢批語偏全

[美] 浦安迪 (Andrew H. Plaks) 編釋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 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紅樓夢批語偏全/(美)浦安迪編釋.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7

ISBN 7-301-05913-2

I. 紅… II. 浦… III. 《紅樓夢》研究

IV. I 207. 4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80931 號

書 名: 紅樓夢批語偏全

著作責任者: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

責任編輯: 張弘泓

標準書號: ISBN 7-301-05913-2/I·0611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網 址: <http://www.lcbs.pku.edu.cn> 電子郵件: zpup@pup.pku.edu.cn

電 話: 發行部 62750672 郵購部 62752015 編輯部 62753334

排 版 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製版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890mm × 1240mm A5 開本 21.125 印張 613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價: 4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序 言

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的浦安迪教授(Dr. Andrew H. Plaks)的新著《紅樓夢批語偏全》一書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印製大陸版(有過1997年的臺北南天書局版),今歲秋深之日,他來相訪,囑為序引。學緣友誼,兩有夙因,義契相關,欣然命筆。

而今世界上的漢學家有多少位,各有何等貢獻?只因耳目之限,我已無多瞭解;惟在“漢學紅學家”這一範圍中我却得知獲交於浦先生。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罕逢的博通中華文化的學者,尤其他能以漢語文撰寫高層次的學術論著,竊以為這是一個奇蹟。說句不怕有人見怪的話,浦先生的中文水平風格是有些中國教授學者所“甘拜下風”的。對他,我懷有欽重的心意。

這是單就語文能力和造詣而言。至於說到《紅樓夢》,那就使我更加驚奇不已了。

浦先生謙虛地自稱為“外邦人”。只這三個字的組詞,就看出他對漢字華文的精通——因為,這“外邦人”比“外國人”一詞的立足點、口吻意趣,都不相同了,帶上了耐人尋味的文化因子,融化於詞字之間。我非常欣賞他的選字鑄詞的脫俗而入雅。

這位外邦人,以無比勤奮忘倦的精神,却對《紅樓夢》特加青睞,選中了它,並且幾乎是以“平生”的心力來投注到對它的研究中,鍥而不捨,與時俱進。

記得1987年他來華,有記者採訪他說:《紅樓夢》是他學習、研究、講授中華文化的一個“窗口”,一條“主脈”。

這話讓我十分感動而深思難忘。(《北京大學學報》主編龍協濤先生於1998之冬對我做專訪紀談時,我就引來浦先生此言作為結語。文見《學報》之1999年第2期。)

這一切,原由何在?——一位“外邦人”為何獨於這部“小說”特

見其不“小”，深會其“大”？這是一個值得“中邦人”作深長思的重要課題。

例如，浦先生的第一部紅學專著 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紅樓夢中原型與寓意》)是第一個運用“五行”來闡釋芹書的若干表現手法(如顏色方位的配置)的人，這就已是進入文化性質的研究先聲了。這種觀照在“海內”尚少關注者。

他的另一部學術力作《明清小說四大名著》，則把重點放在“義理”(哲學、思想)的探究上，成為風格獨具的好書。這更不是淺學之人所能“望塵”的成就。

瞭解了這些，方能領悟他為何要編著這部《批語偏全》的用意和苦心。

何謂“偏全”？這本身就也是一種“偉詞自鑄”。

“偏全”之義，他的自釋不必復述；在我看來，此中還有一個含義，即以“偏”概“全”。

“全”者，意指客觀的“掌握”批語的全貌；偏者，蓋謂主觀的遴選與賞契。“全”，是治學者的功夫本領，但只是個“條件”，意味上無多，不大。“偏”，好比藝術家的“個性”“特點”“絕活”——人們欣賞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化而正是要看他的“絕特”處。

所以，本編的精義存在於兩處：前言，偏按。

“偏按”一詞，風趣盎然，意蘊可掬——這好極了。

當然，既然曰“偏”，就是“一家”之言，個人之見，不是尋求“一致”讚揚叫好。所以我制拙序，並不是評論他的“偏”對，還是“正”好，那不是序者的職責，序者絕不能以“斷讞”的“法官”自居，那就太狂妄了。我只着重說明：浦先生的治學研《紅》的精神意度，功力的深厚辛勞，在在堪為某些“紅學家”們的學習對象。

偏而又全者，全又在他對諸家批語分為“通”“奇”“深”三品，而並非只限一種見地。這才反映出批者們的時代、地域、性情、學識的很大差異。也只有這麼辦，才擺脫開只用空話來解釋《紅》書之奇是在於它的“橫看成嶺側成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等等老生之常

談。

“批語”是什麼？它發生於中國古書的讀者的感受札記——古書所以留的“天頭”（每頁正文框上的空白部分：書眉）特寬，可寫讀書札記（注）。這札記可長可短，包括着感受、意見、箋釋、糾正、補充、鑒賞、發揮……，是哲思與審美的庫藏，文化信息的積累。從中可以“得寶”——浦先生的原話：“沙裏淘金，瑕中拾玉”（這種“散文駢語”，是今日很多“中邦人”也不會寫的了）。

在此提到中國的傳統箋注，並非“題外”，正是題內——在經、史、子、集四部名著中，各有專門的注疏傳世，有很大的經典權威性。如《春秋》的三傳，《史記》的正義、索隱，直到《資治通鑒》的胡氏注；《老子》的河上公章句，《淮南子》的高誘注……乃至《世說》、《文心雕龍》，亦各有名家專注本。此外，杜、蘇、黃、二陳詩集也各有名注本。世所欽奉，與各本書正文并存不朽。此乃中華文化一大特殊優秀傳統，重要之至。（我曾倡議應當建立“箋注學”專科人文科學，然無人響應。蓋一不知其價值意義，二又無這一領域的高才，而非拙議之不然也。）

是故，在“四部”而為傳統箋注者，在“說部”上就是“批語學”了，二者一也。箋注當立專學，批語何莫不然？這個意義是巨大的，絕非“小事一段”。

若明斯義，則知浦先生的這部著述，正是“箋注——批語學”的一個創意和創例，學術界應加矚目。

拙序意在表明這一要點。此點能曉，其他瑣瑣絮絮，皆無庸具陳了。

我佩服浦先生的學識，他是一位非常 brilliant 的學者，有 penetrating 的 insight，又有人所未及的 originality。三者湊泊，構成了他的研究特點。

我們“中土人”，應當借鑒這位“外邦人”的勤奮、努力、不倦、高智、積學、富有開拓精神和原創性貢獻。

我想說的，並不止此，然序不宜過於冗長；在結筆之前，只重申一點：本書看似只為研究《紅樓夢》的讀者反響的“方面”，實則是給“箋

注——批語學”開山伐路，意義超越了“紅學”範圍。箋注學，如上文致慨，一向少人垂顧；“評點派”也曾大受“批判”與譏嘲蔑視，其命運與“考證派”相類。那些批判者不知：箋注學（自古至清代官方的經書注本如“正義”“折中”以及朱熹的“集傳”也在內）就是中華文化思想學術史，比那些空泛的“論文”大作重要得多。他們也不知：“考證”者，就是中華學術研究的一個獨特的“操作”方式——即如本書，先是20年廣集資料，然後在浩如烟海的“批點”中逐條細讀領略，然後遴選、分類、比較……得出看法，加以“偏按”，這一切，也正是地地道道的“考證”！但一旦名之曰“考證”，就有人搖頭；然若予以另外的“嘉名”，他却立即“另眼看待”了。

慨嘆。學術界的若干“名目”，一經提出而採用，立即人爲地“扣死”“呆定”，並附伴着形形色色的成見偏見（亦曰“邊見”）……。這樣看事論學之人，絕不向融會貫通上邁進一步，這種的“思維僵化”，是阻礙學術發展的“大敵”——然而悟者、言者，似乎尚屬無多。

借此爲浦先生作序的機緣，表我個人的拙見與感想。不當之處，敬希匡正。

謹序。並係以小詩曰：

紅樓批夢意新翻，雅趣芳情緒最繁。

文化中華知主脈，“外邦人”語志高軒。

（“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誰言”。妙玉聯句中警策也。）

周汝昌

辛巳九月十五日寫訖

選編者自序

本書是經歷長年的研究工作：先是周游世界以蒐集《紅樓夢》舊版本的評點資料，後為著力於細讀、選定、編排、校勘批語的工夫，才達於今日覆最後一簣的成果。在這將近二十年的期間，我常蒙各地的私人學友和獎學機關的惠助，在此不能不特意致謝。這一研究計劃原先是有幸得到美國國立人文科學基金會（1976—1977）以及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1984—1985, 1989）的資助，前往四海之內的漢籍藏書庫以探索罕見《紅樓》版本，尤其是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法國國立圖書館、英國國立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以及紐約市立圖書館提出寬厚的合作。與此同時，有衆多的中外學者對這一研究工作特別鼓勵協助。首先該提到老前輩的紅學大家周汝昌、吳曉鈴、周紹良（一粟）和伊藤漱平等人提出莫大的啓示，並慷慨地讓我享讀其私藏的罕本重寶。此外有各國同行的學兄：陳慶浩、王秋桂、徐朔方、劉世德、陳毓熙等人一向著力促進這項研究計劃，使我深心感謝。在此要特別提到為拙作撰寫附錄《紅樓夢舊評點版本要覽》一文的陸大偉，他的大作《中國古典小說讀法》是我所知道的最完整的《紅樓》版本參考書錄。最後我想對幾名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生致謝，在修稿、打字、審閱、對校的過程中出了非常大的力，他們包括了吳德安、趙結、周建淪、紀彬華以及秦峰女士。

我身為外邦人，以我粗陋的華語撰寫《前言》等附加拙文，難免有筆法不雅、想法不正的地方，只能請各位愛紅的中國朋友笑納惠正。

凡 例

本書以輯錄《紅樓夢》諸早期鈔本及舊刻本上最尖銳深刻的評點資料爲主要目的；周覽從各現存脂硯齋評本到清末諸刻本幾乎所有舊批評本（共十六種），以求全備（參見下面詳述）。五四以降的批評專著均不收錄。

本集與晚近相繼問世的衆多批語彙編之不同，在於憑偏向主觀的取捨去選拔最有益於讀者解釋小說本義的批語，在《紅樓夢》評林的總量中約達十分之一的精華。

本書所采取的編排方法是逐回拼湊當選入的批語，在每一回中不加以穿插交織，只分列各版本名下的選評，以便讀者識別不同批者的獨到見解。因此凡是不分講各回的批評資料，如序跋等單篇評論（儘管這類筆墨有時採取逐回評論法）一概排除。關於這類資料早有一粟編《紅樓夢卷》、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彙編》、馮其庸編《八家評批紅樓夢》等書全錄，可供讀者參考。

本書最有實益的用法是當閱覽（或再讀）小說原文某一回的之前或之後參照有關該回的結構佈局與思想內容最中肯的選評。

由於篇幅有限，本書不備錄小說全文，而在每一條批語下錄入該條所關照的正文原句（稱之爲“正文標句”），以便讀者對照原文語境的來龍去脈。因爲諸批評本所錄的小說正文不一，有所出入，本集引用的正文標句均按該批語所由來的整理本鈔錄（參見下面詳述），一直照原書的頁次，不逕改爲一致。

《紅樓夢》評點方法備有各種源出古代經學評釋的批式，本書歸納之爲三大類型：夾批（包括側批、行間批、雙行小字批等類）、眉批（偶有底批、特批在內），以及總評（分爲回前總批、回末總評兩種）。這三種批式相關的正文標句有各自不同的處理如下：

夾批：每條批語後照錄正文原處的前一句。

眉批：因為常不直接位於所指正文之上方，有時難以指定最合適的標句；相距較遠時只能憑主觀斟酌以求出其批評對象。

總評：由於這類批語常概括全回的內容，一般無法配對某一正文標句。儘管所謂“總評”偶爾論述具體細節（同樣，夾批、眉批也時而提起籠統的說法），本集一概不錄總評所指的本文原處。

本書所採取的陳列順序儘量以年代先後為主要準繩，但常有編年未明的版本，只能以大致的排次處理。此外，有一二處故意改動原來的次序，例如“己卯本”脂評，雖說其底本於 1759 年成書，仍移至稍後，以使 1760 年的“庚辰本”（底本）緊接“甲戌本”之後，這樣讀者就便於對校兩部最重要的脂評資料。

在編次本書的研究工作當中，從多數的輯評、影印本、整理本中選定最普及通行、最易於讀者到手的本子為鈔錄的工作本。所錄的批語、正文標句均以工作本的頁次入列。原本的版式有正反兩面的頁形時，以 a、b 二符號來標明。

本書收錄的批語資料取自下列版本（請參見本書末尾附錄陸大偉著《紅樓夢舊評點版本要覽》一文中備述詳情）：

I 脂硯齋評本

- | 簡稱： | 所引版本： | 備註： |
|--------------|--|--|
| 1.【脂甲】本(甲戌本) |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臺北：商務，1961) | 此本有兩種頁碼：每頁正面左邊緣有原書頁次，下左角有影印本的頁次。本集所記頁碼指後者。 |
| 2.【脂乙】本(庚辰本)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北京：文學古籍，1955) | 此本也有兩種頁碼：一為每頁正面下左角的漢字數目，一為影印本版心上加的總頁數。本集所記頁碼指後者。 |
| 3.【脂丙】(己卯本)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上海：上海古籍，1980) | 影印本把原書頁碼留在版框外，因此未印。本集只錄此評本極少批語，每次從回首數至該處以記之。 |
| 4.【脂丁】(靖藏本) | “靖應鵠藏鈔本《紅樓夢》批語”《紅樓夢研究集刊》12(1985)：279—291 | 原書已失却，無法查出頁次，只能引用毛氏一文鈔錄的批語。此文也重印在《紅樓夢版本論叢》(南京師範學院，1976)：301—317。 |
| 5.【脂戊】本(甲辰本) | 《甲辰本經樓夢》(北京：書目文獻，1989) | |
| 6.【脂己】本(列寧本) | 《石頭記》(北京：中 | 原本似無頁碼；影印 |

- 華書局,1986) 本每頁下外角有總頁次。
- 7.【脂庚】本(蒙古王府本) 《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北京:書目文獻,1987) 此本上的批語也錄於周祜昌和周汝昌編“清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墨筆行側批輯錄”,《紅樓夢版本論叢》,251—292;陳毓熙和劉世德編“蒙古王府本石頭記批語選輯”,《紅樓夢研究集刊》1: 263—322。
- 8.【正】本(有正本,戚序本) 《戚蓼生序鈔本石頭記》(臺北:廣文書局,1977) 每回前有一零頁帶回首總批,本集用“0a”一符號記之。

注:脂評常有相同的批語疊用於幾種鈔本;本集盡力選錄最早出處,只因諸底本的編年未能澄清,此事難以把握(可以參照陳慶浩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一書(臺北:聯經,1986)精細校勘各脂評鈔本)。本集均不收錄各脂評本上後人附加的批語;關於這種資料可以參見陳慶浩《評語輯校》末尾的“附錄”,並朱一玄編《紅樓夢脂評校錄》(濟南:齊魯,1986),附錄。

II 清末批評本

- 9.【東】本(東觀閣本) 紐約市立圖書館藏署 本集鈔錄【東】評時年嘉慶辛未(1811)也對照巴黎國立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二藏本,並紐約市立圖書館藏 1862 年重刻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東觀閣本新鏤全部繡像紅樓夢》無批,非此本。
- 10.【王姚本】(王希廉本) 《石頭記》重刻《增評補圖石頭記》(上海:商務,1957) 此本未記明夾批、眉批的批評者為何人,大約應歸功於“大某山民”姚燮。回末總評分列王氏、姚氏兩種,本集以“王總”、“姚總”記之。臺北,廣文書局影印《王希廉評本新鏤全部繡像紅樓夢》只帶“王總”評,無夾、眉批。
- 11.【桐】本(桐花鳳閣本,陳其泰評本) 劉操南編《桐花鳳閣評紅樓夢輯錄》(天津:天津人民,1981) 此輯錄本未記明多數批語屬夾批、眉批何種;總評則列於每回末尾處,不加正文標句,因此可以認清。此本偶引別人批語,

- 以實名標出。
- 12.【哈】本(哈斯寶本) 亦鄰真譯蒙文原本 此本爲節本,因此批
《新譯紅樓夢回批》 語中所記的回數與原
(呼和浩特:內蒙古 書不同。
人民,1979)
- 13.【張】本(張新之 本,妙復軒評本) 《評注金玉緣》(臺 本集鈔錄【張】評時也
北:鳳凰,1974) 對校孫桐生本《妙復
軒評本綉像石頭記紅
樓夢》,日本伊藤漱平
先生藏本,惠贈普林
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
圖書館一膠卷。孫本
多有《金玉緣》所無之
批語,本集不收錄。
- 14.【劉】本(劉履芬本) 王衛民編《紅樓夢劉 此本多處照錄【東】、
履芬批語輯錄》(北 王姚】二本的批語。
京:書目文獻,1987)
- 15.【黃】本(黃小田本) 李漢秋和陸林編《紅 此本偶爾照錄【東】、
樓夢:黃小田評點》【王姚】二本的批語。
(合肥:黃山書社,
1989)
- 16.【隨】本 《讀紅樓夢隨筆》(成 此本只錄原書第一至
都:巴蜀書社,1984) 第六十九回。

本書特用下列的標點符號:指點單字時用雙引號:“ ”;點出書名、篇名時用書名號:《 》;引錄小說正文原句時用雙引號:“ ”;原書有闕文或字樣不明處用空框:□□□;本集加以略文時用省略號:……;原書似有錯字或達意不通之處,則用圓括號表示本集逕改其文:(),用方括號表示原文如此:[]。

前言

一

紅樓夢批語彙編之類的書，迄今已經有許多本子行世。自從《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各鈔本再發現這數十年以來，先有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吳世昌的《紅樓夢探源》、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等前輩的紅學大作開闢“脂評”研究的途徑。以後，又添入趙岡和陳鍾毅的《紅樓夢新探》、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辨》、陳慶浩的《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馮其庸編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彙校》等書，把脂評的總體資料加以整理校勘。與此平行，不少學者開始着眼於清代後期各刊行本，將所附（刻）的批語加以重印，介紹給廣大讀者。其中最出色的貢獻，該提一粟（即周紹良和朱南銑二氏的合同筆名）撰寫的《紅樓夢卷》以及《紅樓夢書錄》，還有郭豫適的《紅樓夢研究小史稿》、王三慶的《紅樓夢版本研究》、張欣伯的《石頭記稿》等書。此處也不能不特別提到張愛玲的《紅樓夢魘》，那是一部博攬舊評、入木三分的釋文大作。同時近來又有衆多紅學專家發表的一系列翻印本、輯評、研究專著、學刊論文等等，不一而足。

鑒於如此大量通行的紅樓夢批評材料，或許有人會問：這時再來隨聲附和，又編一冊紅樓夢批語集，究竟有何必要？回答是：我之所以不問中外、不慚欠學無智，置身於諸位紅學前輩之列，只是因為本書所針對的目標與所有先行的紅樓夢批評輯錄有所分歧。就如拙作頗怪的書名：《紅樓夢批語偏全》所表明的那樣，本書原意是又偏又全。以倒序論之，可以說這本集子之“全”，全在我這二十多年之久，周游世界各地的漢籍書庫，涉獵各種已知紅樓夢批評本的資料：包括鈔本、原刻本、膠卷、複印本等書形——歸而仔細研讀各條，用來加深

自己對紅樓夢本文分析與闡釋的理解，以便教學與撰文工作之需。如上所述，這些資料的重印發行日以普遍，可以說已不算罕見了。不過，幾乎所有這類輯評不分輕重，只是一條條照鈔或複製原文，並未從任何價值判斷的基礎上去挑選那些對讀者較有實用的資料。所以我說本集子之必“偏”，偏在我憑個人多年來讀紅樓、搞紅學的主觀取捨，斟酌選出自己覺得較為貼切、深入小說本義的筆墨，逐回綴輯成冊。我希望這書能有助於讀者尋思小說的含意，至少可以使之不必自己費事蒐集批評材料，也不必破財購買各部新刊的重印本。我原想編一部“會評本”式的書，盡把批語鋪排在正文行間的原處。只因各條批語來源不一，長短不齊，所評述的小說正文錯綜不清，因此終於認定採用會評本的格式不太合適，只好把精選批語收納於章回的順序，每回配列在原評者之名下，請讀者在看小說正文某一章回之前之後，審閱這些批評資料，以便提前預思本回的動靜，或者事後追念那一段的深意。這樣讀來可以把各位評者有關小說本旨的不同見解作一對照，得以鳥瞰《紅樓夢》一書歷來的解釋角度。

注：關於評者、版本、刊行等問題的詳情，請參閱本書末尾附錄的《紅樓夢批評總覽》，這是蒙學友陸大偉〔David Rolston〕教授盡其對小說考證方面的博學惠撰的附文。

二

當我在這兒盡力聲言紅樓夢批評選集的價值時，不得不退一步涉及更廣泛的難題，即這一類古典小說附版批注一概有何用處？或許人們會提出異議，說紅樓夢一書世代代膾炙人口，只是因為它直接反映人世間的本來面目，表現人生經驗最基本的實體。因而凡是愛紅的讀者——不分男女老幼、古今中外——都無不對小說內含的真相有所直感。雖說橫貫一生屢次拾起重讀，而每次觀此顯而又顯的人情悲喜劇都依舊感嘆其中描述離合悲歡之常情。少者熱中於成人成家之甘苦，老者冷嘆世道大勢之盛衰。正如評者張新之引錄《易經》上一句名言說的那樣：“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何用再求旁人教你何謂？

面對這一疑問，我的回答是：紅樓夢中的本旨果真有顯而易見之處，同時也不乏幽暗難解的玄謎。這部名作的難處不僅是由於書內描繪的世態有頗多令現代讀者難以捉摸之處，而主要是因為在它表面易解的人情故事中蘊藏着一層隱約含蓄的寓意。至於這類深層含意何指，曾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不是運用所謂“索隱派”的讀法去追尋寓於虛構角色身上的實人實事，就是像王國維等人寄情於道佛遁世的妙諦以闡明他們對小說本義的理解。總之，人們閱紅樓夢一向認為其文中隱藏着一層言外之意，因而他們往往有賴於各種評論之筌以求漁取那書中的本來面目。

三

不管怎麼說，是重視其易處或是沈思其難處，自從程、高修訂本問世到二十世紀為止，總覽紅樓夢版本演變史，殆無一部通行本不附錄某種形式的評注資料。這一現象早在小說本文未成稿之前已現萌端，直到今日，現存紅樓夢批評本的數量總算起來已達二十種以上之多，其中以脂評諸鈔本以及道光至光緒年間的各版評本為最重要代表。

這一事從中國文學印刷史的角度看來並不足為奇，因為中國文化歷來對古籍經典加以訓詁注釋的學問，早就引申到經史子集各部的文章，後來自然轉遷到小說戲曲的領域來了。到明末所謂“四大奇書”付梓刊行時，這種釋文筆墨已經發達到高度精密的地步，此後竟成為每一版本必不可少的要素了。紅樓夢一書亦非例外。遺憾的是，近來大多數治明清小說史的學者摒除這些批語於嚴肅研究範圍之外，從未充分挖掘這座礦山的瑰寶。不錯，最近不少學人注重各部脂硯齋鈔本上的資料，但他們的主要目的在於揭開有關作者身世、創作過程、版本年代諸問題的新知識而已，很少認真着眼於脂評內容本身對闡明小說原意的見解，何況那些後期批評本，更是置之不理。

這種疏忽紅樓夢評本的研究態度並不是毫無道理的，因為這一